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千二百六十六

集部

翰苑集卷二十

唐 陸贄 撰

中書奏議

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
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
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

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
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
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
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
不為竟追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
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跼實憤於心謬承恩
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
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

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
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荅但告云所為碑
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
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
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
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

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蟻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

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
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
州今已寧帖鄉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
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
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
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

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
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
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
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
待罪宰司事闕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
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
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
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

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
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
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
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亮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
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
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
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
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

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
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
謂犯上敗謂債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
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
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
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
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
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

亦必喪師感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
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
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
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
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
管近代成敗之迹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
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頌汴宋徐泗兗鄆
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

魏南控淮浙北輔蒙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
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
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
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
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
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
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躋之才其爲敗傷亦已
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如茲幾將

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
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
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
吳湊代之士寧克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
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
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
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
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

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
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
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
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
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
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
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
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

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
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
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
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
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
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
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
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

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

受其邀致臣雖屢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
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
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
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
件聞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
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

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闕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

頗墮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
虛支計寥落廩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
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
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
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
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
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
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

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
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
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
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
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
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
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
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

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以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

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
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
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
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
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
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
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
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

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
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
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
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
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
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
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
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

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
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
瘴癘翹心望徙既闕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
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
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
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

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
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
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
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
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

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于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
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
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陞
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
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
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
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
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

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
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
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
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
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
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三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

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
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
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
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
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
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
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
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

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
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
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
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
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
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
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
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

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
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
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
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
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
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
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
絕於歸還量移不離于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

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迴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何以其貶黜便謂姦克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

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
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
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
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
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
已至闕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
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
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

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
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
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
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進兵則恐類例失
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
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

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
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
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
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
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
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
却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
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

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
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填迄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
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
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
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
之歎息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
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
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

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
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翰苑集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膳錄舉人臣汪志伊

膳錄監生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翰苑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萬六百二十七

集部

翰苑集卷二十一

唐陸贄撰

中書奏議

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眵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蟲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

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掎克斂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傾

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揔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倖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

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

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

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
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
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揔制邦用度支是司
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
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
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
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
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

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足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

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
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
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
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
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
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
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
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

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陞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

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
填納或没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
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
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
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
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
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
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

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
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
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
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
忙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
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
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
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

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
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
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折財豈能
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
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
夏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
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
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

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
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
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
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
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
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盡媚曠代罕
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
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揔轄於庶官外敷化於

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闕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
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
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
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
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
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
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饍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
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

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
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
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
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
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摠頌財賦號
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
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
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

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
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憎且驕事何由理遂以
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
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
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
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
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
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

之所揩摸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
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
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
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
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
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
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
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

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過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
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
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
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
蔑彼彝典逞於克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
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
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
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克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

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怠憚禮義之府巖汙清明
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
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
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
破畜耗略無了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
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
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
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

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
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
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
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
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枯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
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
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蹙狼狽
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

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
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
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
罔之詞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
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
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斂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
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
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

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無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

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
無不鑒聽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
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
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
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
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
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
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
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
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
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
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
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
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
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

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
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
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
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
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
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

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己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

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
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厯志翦羣兇
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
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亡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
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
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
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
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

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

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
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
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
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
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
攜死義之心於是興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
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

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
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
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
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
藏于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
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
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
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

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
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
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
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
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
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
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
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

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
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
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
聚槁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
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
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
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

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
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
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
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
於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
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
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
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

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
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
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
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
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
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
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
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

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
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
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
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
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
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
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
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

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
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
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
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
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
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厯播
遷之詭詭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
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

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
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
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
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
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

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
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
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
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
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
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
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
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

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
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
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
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維朝之乏人其患
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
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
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
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

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

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

此處有脫誤

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

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

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

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

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
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
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
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
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
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
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
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
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
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
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
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
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
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
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

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
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
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
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
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
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

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撲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

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槨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

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
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
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
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
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
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
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

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

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褻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

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
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
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
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
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
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
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
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

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
論及内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
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
臣於大厯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
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
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
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
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

疑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
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
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
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
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
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
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

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
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
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
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
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
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
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

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
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
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
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
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
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
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
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

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
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
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
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
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
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
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
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

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負須補者復曰官不
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
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
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
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
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
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
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

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
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
遷升必遭掎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
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
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
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
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宸昧識不足以周物
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

文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
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
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
之耳其於裁擇用舍惟陛下圖之謹奏

翰苑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二十八

集部

翰苑集卷二十二

唐 陸贄 撰

中書奏議

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論兩稅之弊
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

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
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
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
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
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
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
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
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

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

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

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
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
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
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
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
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
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
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厯中一年

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
令以爲經制揔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
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
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
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
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

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
遁心雖有情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
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
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
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
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
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
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

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

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
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
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
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
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
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
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
亟繚縶絲重傷宿痾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

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

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
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
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
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
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
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
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
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

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己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

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厯中非法賦斂急
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
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
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
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
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
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
隣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

自至德訖於大厯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
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
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
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
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
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
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
厯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

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

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

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
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
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
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
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
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
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
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

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
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
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
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
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
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
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
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

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之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

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
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
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
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
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
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
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
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

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筭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

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

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

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足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

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
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討
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
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
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
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
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
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

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

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

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
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
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
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
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
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
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
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

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
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
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
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
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
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
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
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

誅求刻剥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厯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摠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

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

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
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强見稱載籍漢文帝
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
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
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
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犢者不得
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御府之錢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

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
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
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
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
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
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
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
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

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
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
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
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
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
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
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强宰制天下功成
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

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以公私豐饒議者以比

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
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
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
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
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
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
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
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

遲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
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

論長吏以增戶加
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
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
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
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
以板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

以爲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
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
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
廢戶版之紀網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
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
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
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眚以傾奪鄰境
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

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
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
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
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
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
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
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

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
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
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
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
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
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
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
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

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
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
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
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
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漚髓隳家取財苟
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
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
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

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
奔迸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
逃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
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
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
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
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

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
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
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
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
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
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
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
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

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
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
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
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
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
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
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
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

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閼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

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

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
徭賦繁多夏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
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
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
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
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
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

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條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

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

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
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
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
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
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
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

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

債斂獲始畢糗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
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
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鄺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
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陞
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
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
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
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

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揔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

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
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
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
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
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
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
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
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

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并之家私
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

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

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

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
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
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
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
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
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
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久頓欲修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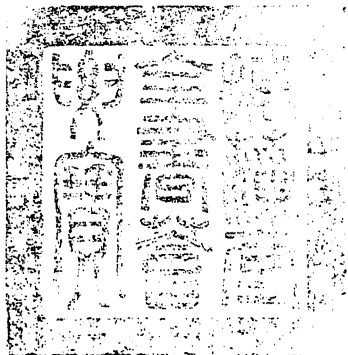
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
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

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翰苑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膳錄監生臣左詢